

庞立仁

刘兰芳

王印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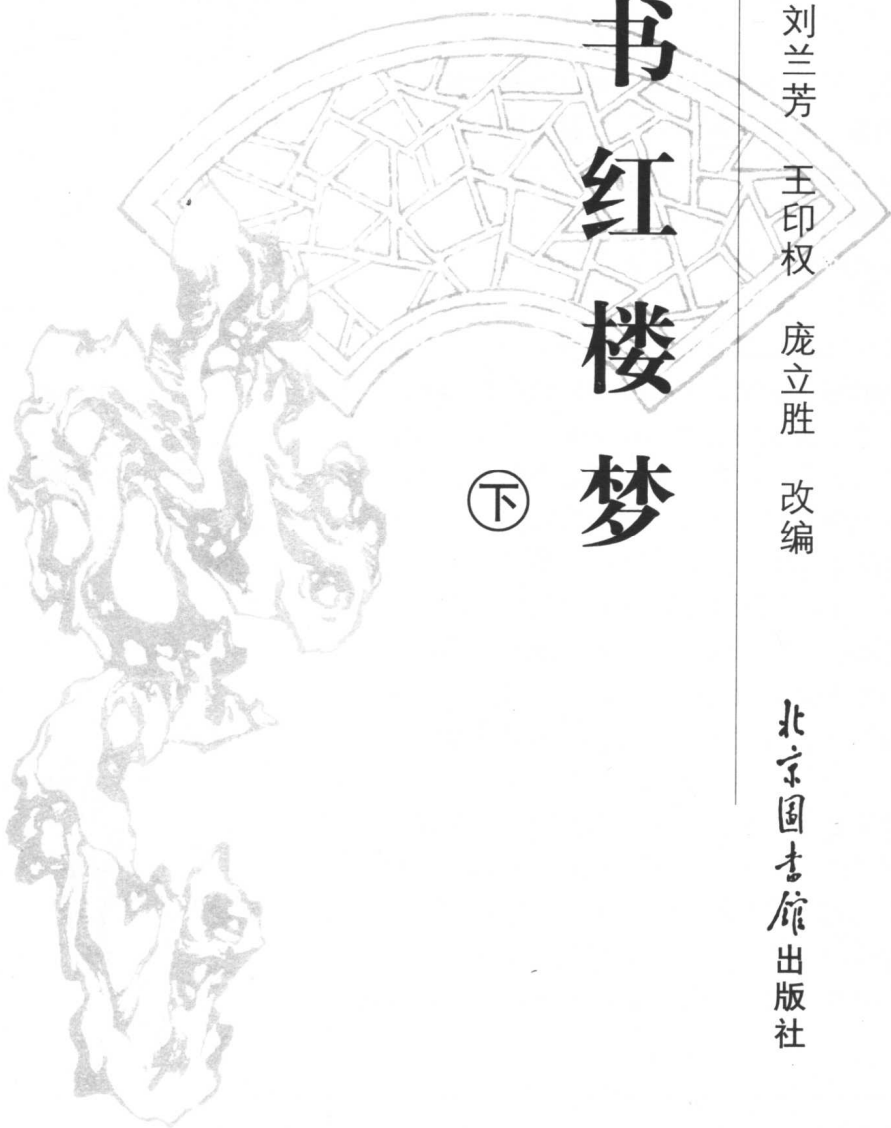
庞立胜

改编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评书红楼梦

①下





庞立仁 北京第24中退休教师。早年师从周汝昌先生，学习古汉语和英语。一九六九年为有关单位写“关于毛主席诗词英文译法的意见及建议一十二篇一百三十一条”，内部发表。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注释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

尝言：

一评一注慰身残，
半说辛苦半说甜。
甜系文化传承业，
苦把春风*入笔端。

*春风化雨也。



刘兰芳



王印权



庞立胜

第六十回 芦雪广

上文书说到，大观园里添人进口的，一时特别热闹，湘云和香菱天天在一起谈做诗的事，众姐妹也都是各找各的伴儿，谈诗作画，咱们单说那宝琴姑娘。薛宝琴到了贾府，贾母、王夫人喜欢得了不得，整天留在身旁说话，问长问短，贾母还把最好的皮衣给她穿。贾母喜欢宝琴，因为她天真活泼，本性聪敏，知识也渊博，所见所闻，说给贾母，老太太特别爱听，日子一长，府里的丫环婆子也都议论、夸赞起宝琴来。

这天早饭过后，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凤姐儿、薛姨妈都在这儿。闲话当中，贾母又问起宝琴的身世，薛姨妈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说起来这孩子没福，虽说跟着她父亲三山五岳的都走遍了，见了不少世面，也开了眼界，可是头里刚把她许给了京都梅翰林的儿子，转过年她父亲就没了。这不就是前年的事吗，如今她母亲又半身不遂了。这回进京就是为完婚而来。”贾母听了，更觉宝琴可怜，便道：“琴丫头呀，你算投我的脾气，以后哇，这就是你的家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冲你两个嫂嫂要，闷了到园子里走走，我叫她们都照顾着。”宝琴谢过贾母。

这一天众姐妹聚在蘅芜苑玩儿，宝琴来了，穿了一领斗篷，金翠辉煌的。宝钗问“这是哪来的？”宝琴说：“是因为下雪珠儿，老太太找出一件送给我的。”香菱说：

“怪好看的，这是孔雀毛织的。”湘云说：“不是孔雀毛，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，很珍贵，听说叫什么‘凫靛裘’，可见老太太疼你了，老太太那么疼宝玉，也没给他穿。你哪辈子修来的福?!”宝钗道：“真是俗语说‘各人自有缘分’。宝玉也再想不到她这会子来，即来了，又有老太太这么疼她。”这时湘云对宝琴说：“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，就到园子里来，这两处你只管玩笑吃喝，到了太太屋里，若太太在屋，你只管和太太说笑，多坐一会儿也没关系；若太太不在屋，你别进去，那屋里人多心坏，都是要害咱们的。”说得宝钗、宝琴、香菱、莺儿等都笑了。宝钗对湘云笑道：“说你没心，却又有心；虽然有心，到底嘴太直了。我们琴儿就有些像你，你天天说要认我作亲姐姐，我今儿就先叫你认她作亲妹妹得了。”湘云又瞅了宝琴半天，笑道：“这一件衣裳也只配她穿；别人穿了，实在不配。这叫红粉赠佳人，宝剑赠烈士，好衣裳送宝琴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琥珀走来，笑道：“老太太说了：‘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，她还小呢！让她爱怎么着就由她怎么着。她要什么东西，只管要，别多心。’”

宝钗站起身来答应了，又推着宝琴笑道：“你是哪辈子这福气！把老太太哄乐了，这么好的衣服给你了，小心我们委屈了你，我就不信我哪儿不如你。”说话之间，宝玉、黛玉进来了，湘云就对宝钗说：“宝姐姐，你这话虽是玩笑，却有人真是这样想呢。”“谁这样想？”琥珀一指宝玉，笑道：“真心恼的，再没别人，就是他。宝琴姑娘夺了他的爱。爷看着不眼热吗？”湘云、宝钗都笑着说：“他倒不是这样人。”琥珀又笑了笑，道：“不是他，就是她！”说着，用手一指林黛玉。湘云没作

声。宝钗忙说：“更不会，我的妹妹就是她的妹妹，她比我还喜欢宝琴呢。对吧？”林黛玉什么没说，赶过去拉住宝琴，嘴里还说着：“琴妹妹就是怪可人疼的！”宝玉感到奇怪，他知道黛玉素日小性，对宝钗又有些忌妒，老太太对宝琴好，自己还真怕她心里不高兴。哎，今儿个黛玉倒很大方，心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哪里知道，前些日子宝钗和黛玉几次交谈、来往，已是真情交汇。蘅芜君一片姐妹情、金兰语早已化解了黛玉心中的疑癖。她不再犯小性儿猜疑宝钗了。及至后来黛玉把这一切告诉了宝玉，宝玉心里自然是特别高兴。

再说众人都喜欢宝琴，宝琴呢，也是个年轻心热的人，在贾府住了几日，一见众家姐妹都不是轻薄脂粉，又与姐姐宝钗那么合得来，自己也不敢怠慢，特别是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就更加亲近敬重。宝玉看着这一切，暗自欢喜，就想让大家在一起聚聚，也好把诗社热闹起来，只是一时没有个由头。

这一天，天先是阴沉沉的，接着就下起大雪来，这是今年头场大雪。宝玉正在潇湘馆和黛玉说话儿，这时怡红院的一个小丫头子送来了一件猩猩红的毡斗篷，说：“大奶奶打发人来说，下了雪，让你们二位过去，要商议明儿做诗的事。”话音未落，只见李纨的丫环又来请黛玉。宝玉披上斗篷，便请黛玉一起去稻香村。黛玉也罩了件大红的鹤氅，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丝绦，脚下蹬着一双前脸儿掐金挖云的红香羊皮小靴子，头上又罩了顶雪帽，两人一路踏雪而来。进了院子，只见众姐妹都在那儿赏雪呢，都是一件大红猩猩毡子长衫或是羽毛缎斗篷。唯独李纨穿一件青色哆罗呢的对襟褂子。宝钗穿的是莲青的斗纹，锦上添花图案的丝线毛线混织

的鹤氅；邢岫烟却仍是一件家常旧衣，并无防雪之物。一会儿史湘云来了，穿着贾母去年给她的一件，貂鼠脑袋皮作面儿、大毛黑灰鼠皮当里子，里外发烧的大褂子，头上戴的是一顶挖云鹅黄片金作里儿，大红猩猩毡作面儿的昭君套，还围着大貂鼠皮的皮领子。黛玉头一个笑道：“你们快瞧，孙行者来了，她也拿着雪褂子不穿，故意又打扮得像个小小骚达子。”湘云也笑道：“你们再瞧瞧我里头打扮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脱了外头的大褂子，只见她里头穿着一件小袖掩襟银鼠短袄，是半新靠色三镶领儿袖儿、黄绿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袖的，罩一件短短的银红锦缎，狐皮毛的大领外衣，腰里紧紧勒着一条蝴蝶结长穗儿五色宫绦，脚下也穿着反毛皮靴，更显得她蜂腰猿背，鹤势螂形，昂头挺胸，真像是个善射的武士，俏便利落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偏她爱打扮成一个小子样儿，比女儿装更俏丽十分。”湘云一进门便道：“快说做诗的事吧，我听是谁做东儿？”

李纨道：“昨儿的正日子又过了，再到日子还得半个月。可巧今儿又下雪，不如就在今儿凑个社，又可做诗，又替她们接风。怎么样？”宝玉先说道：“好倒是好，只是今儿晚了，若到明儿雪晴了，又没意思了。”众人看了看天空，道：“这雪未必晴。就是晴了，这一夜下的也够赏的了。”李纨又道：“那就定在明天吧，地点呢，我想我这里虽好，又不如芦雪广（yǎn）好，我已经打发人笼火烧地炕去了。到时咱们拥炉做诗。每人凑上一两银子，什么都够了，可你们五个就免了。”说着，用手一指香菱、宝琴、岫烟和李纹、李绮。宝钗等一齐答应了。书中代言，这芦雪广的“广”字，是个古字。它跟今天简化字的“广”字没关系。什么叫“广”呢？就

是中间不打隔断墙的大屋子、大房子。原来这芦雪广盖在了傍山临水的河滩之上，每一间都有好几间房那么大。一拉溜儿好几间都是土墙房，茅草顶，篱笆障儿。窗户全是竹子的，夏天推开窗子便可钓鱼。又因为房子四面都有芦苇遮掩，净是芦花，像雪花似的，所以就叫“芦雪广”。还有一条小路曲里拐弯穿芦度苇过去，那边就是藕香榭的竹桥了。那位又问了：什么叫“地炕”？这是那年头冬天的一种取暖设备。就是在房屋廊下，挖几尺深的坑，坑里砌灶，灶的烟道在屋里地面下来回盘旋。灶内一升火，灼热的烟气就把地面烘热，屋里就暖和了。当下众人又闲话了一回，就一齐去给贾母请晚安。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宝玉就爬了起来，因为他心里搁着事，一夜也没睡好。掀开帐子，门窗还掩着，外面一层纸窗屉上已是光辉夺目。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心想：“坏了，一定是雪晴了，太阳出来了。”他赶忙起来支起窗屉子，从玻璃窗里往外一看，原来大雪没停，又下了一夜，地下积雪一尺多厚了，天上还在下呢，就跟搓棉扯絮的一般。宝玉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，忙唤人起来。他漱洗已毕，只穿了件茄色哆罗呢狐皮皮袄儿，罩一件海龙皮做的，就像鹰膀子上那样花纹的外褂，束了腰，披了玉针蓑，戴上藤皮笠，蹬上棠木屐，忙忙活活的往芦雪广而来。一出院门，四顾一望，除了素裹银装，别无二色。远远的是雪压青松翠竹，自己却如同装在玻璃盒内一般。于是他走到山坡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，已经闻得一股股寒香扑鼻。一回头，只见拢翠庵中有十几株红梅，如胭脂一般，映着雪色，显得格外艳丽、精神，真是个好意境！太有意思了！宝玉顺口就说了句：“好

一个琉璃世界，白雪红梅！”不觉停住了脚步，赏玩了一番，才又往前走。忽然又见蜂腰板桥上有一个小丫环打着伞走了过来，碰面一问说是奉李纨之命去请凤姐儿的。宝玉到了芦雪广，只见丫环婆子正在那里扫雪清路，众丫环婆子见宝玉披蓑戴笠而来，都笑道：“姑娘们才说少了一个渔翁，这下子就全了。姑娘们说吃了饭才来呢。你怎么这么性急。”宝玉听了，只得又回来。刚到沁芳亭，见探春正从秋爽斋来，围着个猩猩红的毡斗篷，带着观音兜的风帽，扶着个小丫头，后面是一个婆子给打着青绸油伞。宝玉便知道，她也是上贾母那儿吃饭去，于是就站在亭边等她过来，二人一同出了园子来到贾母这边。这时宝琴还在里边梳洗呢。一时众姐妹都来齐了。宝玉直嚷饿，连连催饭。又过了会儿，饭菜才摆上来，头一样大菜是牛乳蒸羊羔。贾母道：“这东西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吃的药膳，在胎里的，没见过天日的，可惜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。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，你们等着吃吧。”众人答应，只是宝玉嘴急等不了，用茶水泡了一碗饭就着小菜儿野鸡爪酱末儿，忙活活的吃完了。贾母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们今又有事儿，连饭也顾不得吃了。”便吩咐下人道：“留着鹿肉给他晚上吃。”凤姐儿道：“大家吃吧，还有呢。”这时湘云便悄悄和宝玉商量：“有新鲜生鹿肉，不如咱们来一大块，自个儿拿到园子弄弄，一边玩儿一边吃，多好。”宝玉一听，正巴不得呢，便和凤姐儿要了一块，命婆子送进园去。

等大家吃完了饭，都进园子到了芦雪广。这就要叫李纨出题限韵，赏雪做诗，却不见了湘云、宝玉二人。黛玉道：“他两个别到一块儿，到了一块儿，准生出新鲜事来。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

李婶儿，就是李纨的婶娘，也走来凑热闹，她问李纨：“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麒麟的姐儿，看着那样清秀，又不是缺嘴的，怎么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鹿肉呢，还说的有来有去的。我真不信这肉也能生着吃。”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了不得，快把他两个拿了来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我的卦算得不错吧，准是云丫头闹的。”李纨和探春忙出来，找到了宝玉、湘云。李纨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要吃生的，我送你们上老太太那儿吃去，哪怕吃上一只，吃出病来，也碍不着我。这么大的雪，怪冷的，在这儿吃，这不是替我作祸呢吗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谁说我们生吃的？没有的事！我们烧着吃呢。”“这还凑合。”李纨说完，就见婆子们已经把铁炉、铁叉、铁勺子拿了过来。李纨又道：“小心刺了手，到时候可不许哭。”说着和探春进去了。这时凤姐儿打发了平儿过来告诉李纨说：“她晚一点来，现在正忙着发放月例呢。”湘云一见了平儿，哪里肯放，对她说：“她忙你没事，别回去了，在这儿一块儿热闹。”平儿也是个好玩的，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，一见这儿弄烤肉觉得挺有意思，就褪去手上的镯子洗洗手，三个人围着火炉便烧了三块来吃。那边探春、李纨等已经议定了题目和韵脚。探春笑道：“你闻闻，香味都跑这儿来了，我也吃去。”说着，便凑过来吃。李纨便也随着出来道：“人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们几个了，还吃不够？”湘云一面吃，一面说着：“我吃这个，才爱喝酒，喝了酒才有诗。若不是这鹿肉，今儿做不了诗了。”一抬头，看见宝琴披着那件“凫靥裘”站在那儿瞧着她笑。湘云便笑道：“过来尝尝。”“怪脏的，不敢吃。”宝钗道：“你尝尝，不脏，熟了的，挺好吃。我也吃过。你林姐姐身子骨弱，消化不了，不



然她也爱吃。”宝琴听了，这才过来吃了一块儿，果然好吃，便也吃了起来。咱们猜摸着，这肉可能比陈佩斯那烤羊肉串儿还香呢。

这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，平儿道：“史姑娘拉着我呢，你先回去吧。”小丫头没走多一会儿，凤姐儿也披了斗篷走来，笑道：“吃这么好的东西，也不叫我一声！”说着也凑在一起吃起来。黛玉也过来了，笑道：“哪儿找这一群花子来！罢了罢了，今儿芦雪广遭了劫数，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。我为芦雪广一大哭！”湘云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！这就叫‘能吃能喝真君子，是真名士自风流’，也是‘惟大英雄能本色’呀。你们都是假清高，才讨厌呢。我们这会子腥膻不论，大吃大喝，回头却是锦心绣口，好文章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回头你要做的不好了，把那肉掏出来，再把那芦苇子塞补塞补填上。就算完了这一劫！”大家又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几个人吃完了，洗了手，漱了口。平儿忽然发现才刚摘下的镯子少了一只。前后左右乱找了一遍，踪迹全无，众人都觉奇怪，凤姐儿眼珠转了转：“我知道它跑哪儿去了，快做诗去，大家不用找了，我保证不出三天它自个儿出来。不出来你冲我要。”

您记住这个碴儿，到下文书自有分晓，这里暂且不表。当下凤姐儿又问：“你们今儿做什么诗？老太太说了，离年又近了，没俩月了，到正月里该做出些灯谜儿，大家乐一乐。”众人一听，都笑道：“不说倒忘了，如今准备几个好的，正月里好玩儿。”说笑着，众人来到有地炕的屋子里，只见杯盘果菜俱已摆齐，墙上也贴出了诗题、格式、韵脚来了。宝玉、湘云一看，贴的是：“即景联句，五言排律（就是不止八句），限‘萧’字韵，只

是没说明先后出句顺序。宝钗道：“咱们抓阄为序。”一抓，恰好李纨头一个。凤姐儿道：“我不认得字，说的也是粗话，你们看我来这头一句打个头儿怎么样？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倒要看看御史大人的头一句了。”宝钗便在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“风”字，李纨又给凤姐儿讲了题目做法。就听凤姐儿道：“一夜北风紧，”众人道：“真好，句子虽粗糙些，但给下句留下足够的天地，正是会做诗的‘起’法，再说昨儿还真是刮了一宿北风。稻香老农快给写上，续上下句。”这时凤姐儿喝了一杯酒，与李纨一块走了。李纨给凤姐儿写了，自己也联上一句：“开门雪尚飘。”又出了个上句：“入泥怜洁白，”香菱接了一句“匝地惜琼瑶。”也出了一个下句：“有意荣枯草，”探春接：“无心饰萎苕。”出下句：“价高村酿熟，”湘云道：“难堆破叶蕉。”下句是“麝煤融宝鼎，”黛玉接：“香粘壁上椒。”并出下句：“斜风仍故故，”宝玉接黛玉说的是“清梦转聊聊。”加一个问句：“何处梅花笛？”宝钗没接着答，却是续问了一句：“谁家碧玉箫？”就这样，接上句，出下句，一个人接一个人的联了起来，甚是热闹有趣。一开始还按抓着的次序，到后来干脆就抢着接句，要说抢答联句，谁也不及湘云敏捷，看她扬眉挺身的一句一句比谁联的都多。大家这叫乐呀，把个湘云乐的趴在桌上都动不了了，黛玉还推着她催道：“联呀，怎么你也有才尽之时了，我听听还有什么舌头根儿可嚼！”湘云只是倒在宝钗怀里，笑个不住。最后说了句：“我看这不是做诗联句，倒像是抢命呢。”宝玉净顾着看宝钗、黛玉等人共战湘云，哪里还顾得联诗接句，所以他算出句最少了。探春料定自己也是抢不上了，也就不争了，只说了句：“该收住了吧。”李纨听了，接过

来便联了一句：“欲志今朝乐，”李绮说了一句：“凭诗祝舜尧。”李纨道：“够了。”大家又来细细评了一回，独湘云联的句多，都笑道：“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。”当然了，咱们这里只是把这五言排律，这些个联句作了一个撮叙，您要想看全了，不妨找来原著，仔细研读一番，定有收获。据大作家刘心武先生考证（见《画梁春尽落香尘——解读〈红楼梦〉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）：这首排律是“曹雪芹自传”，是“一首自传性长诗”。

闲言少叙。当下李纨又笑道：“这回宝玉又落了第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原来不会联句，认罚吧。”李纨说：“我才刚看见拢翠庵的红梅很有意思，想折一枝插在瓶内，可妙玉为人不好打交道，我们跟她也很少说话儿，就罚你去拿一枝来。”众人都说罚得又文雅又有意思。宝玉也乐意去，答应一声，就要走，黛玉、湘云一齐说道：“外头冷得很，先喝杯热酒再去。”说着话，湘云早抄起壶来，黛玉递过个大杯来，满满地斟上。湘云笑道：“喝了我们的酒，要是取不来，加倍罚你。”宝玉忙一饮而尽，顶着雪出了门，李纨要叫人跟着。黛玉忙拦住，道：“不必。跟了人，反倒取不来了。”李纨点头，命丫环端过“美女耸肩”的花瓶来，灌了水准备插梅，又笑道：“回来该咏红梅了。”湘云忙说：“我先来一首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今儿可不许你做了。才刚你都抢了去，别人闲着，也没意思。咱们回头罚宝玉。他才刚说不会联句，这回就让他一个做去。”黛玉也道：“还有才刚联句联得少的，也可做‘红梅’。”宝钗道：“对了，还是颦丫头说的极是。方才邢李三位屈才了，又都是客，就尽着她们三位吧。”李纨道：“我们绮儿不大会做诗，就让给宝琴妹妹吧。”宝钗只得应允。这就又给这三位分了分

韵字，叫她们自去构思，李纨又说：“可是罚不着宝玉，饶过他，我不服。”这时湘云道：“大嫂别忙，我这儿不但有好题目，一会儿还要击鼓给他限时呢。”大家正说得热闹，宝玉笑嘻嘻扛着一大枝红梅花走来，众丫环赶忙接过，插到瓶子里，众人齐声道谢。宝玉笑道：“你们赏吧，可不知我费了多少精气神儿呢。”探春早又递过一盅暖酒来，众丫环上来接过蓑笠给掸雪。这时又有各屋的丫环送过该添的衣服来，袭人也正好打发人把那件猩猩毡斗篷给宝玉送来了，叫他穿上。李纨就命人把那刚蒸好的大芋头盛了一碗，又把红桔、黄橙、橄榄盛了两盘，给了袭人。湘云对宝玉道：“这回我们商量好了，一会儿叫你做一首‘访妙玉乞红梅’，韵宽些个，随你选；可是我要用这大铜筷子敲这手炉，你得限时完成。”说着话，众人便来赏那红梅。只见这枝花二尺来高，旁边有一横枝出来却五六尺长，这中间又小杈分细杈，有的像蟠龙，有的像僵蚓；这一团儿密聚如林，那一挺儿孤削如笔，真是花吐胭脂，香欺兰蕙。众人无不称绝。再看那三人的咏梅诗也写完了，可说是各得梅花的神韵。就像那薛宝琴写的吧，她押的韵是“花”字，念起来是：“疏是枝条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竞奢华。闲庭曲槛无余雪，流水空山有落霞。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河槎。前身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疑色相差。”真格的，您仔细看看，这时无论在庭院里，山野中那绽放的还都是晚霞一般的红梅，真没一枝白色的。因为白梅又叫“余雪”，所以说“无余雪”，而红梅怒放在这白雪世界里更如同少女浓妆素裹，艳丽动人……众人正在欣赏这几首诗，湘云那里急了，您看她一边用铜筷子敲着手炉，一边催着宝玉，说：“该你做那首‘访妙玉乞红梅’了。我要击鼓

了。若鼓击一遍，你还不成，又要罚你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已有了。”黛玉提起笔来，说道：“你念，我写。”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：“一鼓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写吧。”众人只听他念道：“酒未开樽句未裁，寻春问腊到蓬莱。”黛玉和湘云听了，都说：“第一句起得有点儿平，第二句还可以，有些意思。”宝玉又念了两句：“不求大士瓶中露，为乞嫦娥槛外梅。”黛玉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凑巧而已。”湘云接着又打第二遍鼓，还是那手炉。宝玉就接着吟出：“人世冷挑红雪去，离尘香割紫云来。槎丫谁惜诗肩瘦，衣裳犹沾佛院苔”四句来。——才刚宝玉不是说找妙玉乞讨梅花费老了劲了吗？您听诗里都管人家叫“大士”就是叫“观世音菩萨”了，还叫“嫦娥”仙女了，人家住的地方都成了“世外”、“槛外”了，自己离了尘世，进了佛院才得“挑红”“割紫”，采梅归来，是难呀。您想，要不把妙玉和拢翠庵抬高些，这红梅人家不给呀。宝玉诗的倒数第一句，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，纯粹是给自己画了张像：瘦削高耸的肩头上扛着枝枝杈杈的梅花，踏着雪走来，也真怪让人心疼的！这倒给编影视剧塑造宝玉形象的人提了个醒儿——宝玉的肩头可是瘦削高耸啊！当然了，这些诗都是曹雪芹先生写的。所以说宝琴诗中“流水空山有落霞”，宝玉诗中“红雪（薛）香（湘）割紫云来”这都预示着宝玉最后同湘云结合到一起的结局。闲言少叙，当下众人正在评论那三首梅花诗，只见几个丫环跑进来说：“老太太来了！”

第六十一回 宝琴立雪

上文书说到，众人正在评论三首梅花诗，丫环来报：“老太太来了！”众人忙迎了出来。远远望见贾母围了大斗篷，戴着灰鼠暖兜，坐着小竹轿，有人给打着青绸油伞，前后左右是鸳鸯、琥珀等五六个丫环也都是打着伞，簇拥而来。李纨等忙着往上迎，问道：“您怎么来啦？这天儿太冷啦！”“不要紧，我是瞒着你们太太和凤丫头来的。停，停，停，就在这儿下吧。其实在雪地里坐这竹轿没事，只是叫她们踩雪了。”众人一面忙上前接斗篷，一面搀扶着往里走。贾母来到屋中，先笑着说道：“好俊的梅花，你们也真会乐和儿，我是来着了。”这儿说着话，李纨早命人拿过一个大狼皮褥子铺在当中，贾母坐了，又道：“你们玩你们的，随便吃喝，我是因为天短了，不敢睡午觉，要不那么长的夜，该睡不着了，就玩了一会儿牌，想起你们来了，也过来跟你们凑热闹。”李纨又捧过手炉来，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筷，亲自斟上暖酒，捧给贾母。贾母饮了一口，问那盘子里是什么东西。众人忙捧过来，回说是糟鹌鹑（就是用酒腌制的）。贾母让给撕下一块腿子来。李纨答应一声，要水洗手，亲自来撕。贾母又道：“你们也都坐下，跟才刚一样说笑，只当我没来，要不，我就走了。”众人这才依次坐下，李纨坐到了紧下边。贾母又问才刚干什么玩儿来着，众人说是做诗来着。贾母笑道：“做诗虽好，不如



做些灯谜，到正月里大家好玩玩儿。”众人连声称“是”。又说笑了一会儿，贾母道：“这里潮湿，你们别久坐，仔细受了湿气。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咱们到那儿瞧瞧她的画，赶到了年下，该得了吧？”众人笑道：“年下？到明年端午节得了就不错。”贾母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她这竟比盖园子还费工夫了。”

说着，贾母仍旧坐上竹轿，大家围随着，从那小竹桥上过了藕香榭，穿入一条夹道，东西两边都有过街门，门楼上里外都嵌着石头匾。如今进的是西边的门，朝外的匾上凿的是“穿云”二字，向里凿的是“度月”两字。众人来到当中，进了朝南的正门，贾母下了轿，惜春已经接了出来。从里面游廊过去，便是惜春的卧房，门斗上有“暖香坞”三个字。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，就觉得温香拂脸。大家进入屋中，贾母并不归座，只问画儿在哪里。惜春笑着回道：“天气寒冷了，胶性染料全凝涩不润，画了恐怕也不好看，所以只好先收起来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年下就要，你别托词犯懒了，快拿出来，给我快画吧。”才说到这儿，就见凤姐儿披着紫羔毛皮褂子，笑嘻嘻走来了，嘴里还说着：“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，私自就出来了，叫我好找呀。”贾母见了凤姐儿，心里自然喜欢，说道：“我怕你们冷着了，就不让人告诉你去。你真是个鬼灵精儿，到底找来了。你孝敬也不在这上头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到了老祖宗那里，鸦没雀静的，问小丫头子们，她们又不肯说，我这才找到园子里来。快跟我回去吧，我已预备下极嫩的野鸡，晚饭上就吃，工夫大了就老了。”凤姐儿说完，也不等贾母说话，便命人抬过轿子来。贾母笑着，搀着凤姐儿的手，仍旧上了轿，带着众人出了夹道的东门。举目一看，四